

萬一樓集



卷四

續羊棗集四

伯夷傳



史記伯夷傳首言載籍極博不足信所可信者六藝之文堯舜禹傳天下之難六藝之文所可信者也爾載籍有堯讓天下與許由及夏時存木隨務光之說不足信然其說雖不足信而太史公言箕山有許由塚又似可信此太史公是司馬遷指其父非自謂也然孔子稱泰伯伯夷而不及由光是載籍之言終不足信至於孔子論夷齊謂其求仁得仁又何怨

萬一樓集

卷五十一

而傳載其詩似近怨可見載籍終不足信還當信六藝孔子之言信孔子之言則夷齊真是仁人宜為天道所與矣而卒餓以死并顏子盜跖及當世之士觀之天道良不可知然君子終不以彼易此若其名之不稱雖君子所疾亦存乎遇夷齊顏淵使不過夫子人誰知之巖穴中此類甚多天既未必與而青雲之士又未必遇湮滅多矣然君子所好既不變於天之不與又豈變於人之不知哉此遷自嘆其身之受辱不為天所與未必是為不善之效也思得附青雲之士以垂名於後世故列傳非一而託始於此反覆沈鬱抑揚感慨有無窮之味文之至者也而謂其全篇是怨大儒不免况文未必

及史遷而鑑之者未必得大儒何怪乎士之多不遇也
管晏傳降衣正華一二等通以一二等耶主補
史記管晏二傳亦以自況遷將爲李陵之鮑叔而君不信遷
爲越石父而卒無爲之平仲者故其言曰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假令晏子而在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其意深矣

愚嘗疑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條道中庸崇禮分明是行

朱子註作致知似有宋盡原來所以能道中庸崇禮皆自致
知來故曰道問學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正此
意也不然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固
萬一樓集 卷三
朱子平日所常言者顧於此而自遺之哉

民信解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之信由於足食足兵也泥下文於斯
三者之言而平言之應天鄉試程文亦然篤恭而天下平篤
恭只是不顯對上文不賞不怒言爾泥於篤厚之意而以恭
爲德雖會試程文亦然豈其然乎

宋制科高等

楊子卮言謂宋制科入一等者五人吳育蘇軾及弟轍范百
祿李廌按宋制科分五等虛一二等而以下三等取士蘇子
由雖入三等而爲考官所駁復降爲四等李廌亦四等真入

三者終宋世正肅子瞻呼功三人爾

梁顥及第年

夢覺餘談謂宋梁顥暴卒於開封時年四十二以辨顥及第時年纔二十餘謂八十二者非而白首窮經等語亦內後人附會及考宋史謂暴卒時年九十三蓋景德元年也推至雍熙二年計十九年則七十二矣大抵史氏之言記其大節若年歲等項恐未必盡真或卒年四九字訛或非景德皆不可知缺之可也

裴炎清直

漢王陵對呂太后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萬一樓集

卷三

三

擊之今王呂氏非約斯言也古今膾炙且曰人臣之義以王陵爲正唐武后欲立七廟追王其先裴炎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從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甚矣其言之似王陵也及徐敬業兵興又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孺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卒以此下獄及籍其家無擔石之贏嗚呼炎何愧於陵哉至其下獄時人勉之遜辭而卒不折節武后欲誅韓魯二王羣臣畏默而獨固爭及不從中宗以韋元貞爲侍中諸事皆正第中宗雖失德非昌邑比而卒與武后謀廢不得自比霍光及欲以兵執武后使還政天

一萬一無成亦一徐敬業耳若其清直使遇明時汲黯魏徵

宋之讓也精哉

謝朓可法其雅令昔詩之辭誠然

蕭道成篡位宋侍中謝朓在直嘗解璽綬賜為不知曰有伺

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

傳詔權使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

登車還宅道成竟不殺朓其視范雲急一朝之遇而不顧三

年後之患者何相隨邕道成初畜異志夜召朓屏人與語久

之朓無言惟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朓難之取燭遣兒朓又無

言道成乃呼左右及論晉魏故事皆不激不隨可為處亂世

者之法

萬一樓集 卷五

褚淵方元載

褚淵尚宋文帝女厯官至齊為司徒錄尚書事及薨家無餘

財負債至四十萬其清操亦可稱矣而不免於賣國視夫胡

椒八百石者易地則皆然爾

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則

以已意稱上旨行之馬知節嘗於上前願欽若曰懷中奏何

不盡出其疾欽若無異汲長孺之於公孫宏然長孺庭詰宏

謂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猶為無形而懷中之奏則一

探可見漢武帝猶能問宏而定真宗竟置不問小人之得君

探可見漢武帝猶能問宏而定真宗竟置不問小人之得君

豈待其才智足以彌縫亦有幸存焉爾

公孫宏晚遇樂毅前蘇文前臨本四對而得書自奉

公孫宏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

春秋雜說漢武初即位以賢良文學詔年已六十越建元六

年至元光五年復徵則七十餘矣而位至丞相年八十終凡

為丞相御史六年宏事業雖不足道其得君異矣而漢制之

闊大亦可樂見也今制一經罷斥即他材能無以自見士之

遇世亦有幸不幸哉

王方慶有功於匡復

唐王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

萬一樓集 卷五

五

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尚在遠臣之子敢相近斯言

也何其詞之婉而意之深哉李德裕忠諫論以比倉唐悟文

侯事而新唐書援以為本傳贊又狄仁傑傳載武后謂朕數

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同詞對曰雙陸

不勝無子也云云此二事可見方慶周旋以悟武聖不在仁

傑之後於反周不可謂無功而舊唐書皆不載歐公表謂事

增於後亦其險及方慶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

興之漸舊書作孝敬皇帝為太子時改宏教門為崇教門沛

王為皇太子時改崇賢館為崇文館語本明暢而新書作孝

敬為太子更宏為崇沛王為太子更賢為文遂不可解所謂

文省於前者類如此不及兩漢文章之譏固有由與

孔子去衛之意

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且有南子而入其國凡四既其後也以問陳去孟子於齊宣王雖好貨好色好勇之類皆欲因以引之於道兵非治世之所常諱問之亦奚大舛而去之若是其速豈亦有燔肉不至之意耶

馮京父名

宋馮京幼時父式嘗取其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後十一年京舉進士果爲前官時人謂式知子放榜時猶未娶張堯佐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

萬一樓集

卷五

六

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殺來且出匱具目視之京笑不視力辭後娶富弼女小說家不知謂其父名商故表出之

王珪母姓

或曰古今疑事不可盡以聞見妄斷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引房元齡杜如晦過母盧氏曰汝貴無疑西清詩話引杜工部送表姪王砮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宋顯時歸爲尚書婦數句以辨珪母乃杜氏而非盧氏桐江詩話又謂觀少陵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以杜詩考之杜爲珪妻信然又安可謂母之非盧也予以友過其母而妻

剪髮以治其事亦不爲相左史與詩各有所爲不嫌互發恐
不得以彼而疑此也及考唐書王珪傳珪母季氏非盧也烈
女傳不載因表出之

五福攸好德

五福攸好德蔡氏註樂其道也仁山金氏沿其說而曰攸好
德自脩之事而以爲福者大抵人生而惡弱昏昧者多今其
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天下之至福誠足以發
明其意矣然君必建極民人必訓行而後能獲福免極則好
德自是五皇極小事況六三德之正直剛克柔克亦與此意
相協愚意攸好德者所遇之人皆好德如爲君則有好德之

萬一樓集

卷五

七

臣民爲臣則有好德之上官寮屬爲民則有好德之隣里爲
父兄則有好德之子弟爲夫爲友則有好德之妻妾朋類此
方是福假如一人壽且富且康寧而子孫兄弟非強則弱得
快樂否若無好德之臣孰與宣理臣無好德之助孰與寄心
腹觀此則好德之義可知矣或曰攸當作值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計足日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其實則兩朞二十四月以月數言之則
得二十五所以朱文公家禮於小祥下註不計閏十三月大
祥下註不計閏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卽於大祥月中故二
十五月而畢後世謂中月間一月也則二十七月若如今人

計是日則三十七月於太祥當閏二月又非閏一月矣春秋
魯禧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如齊
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註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
在十二月唐張柬之謂杜元凱以長歷推乙巳是十一月十
二日非正月朔故年十二月納幣爲禮若必計是日則十二月
廿二日始滿二十五日不得言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矣合
國家制度百官三年考滿則連閏計三十六月三年之喪則
不計閏二十七月惟不計是日所以不計閏義自有取矣君
子表微惜無知此者

高一樓集 卷五

八

才高者忌世態之常然忌之一字實天所厭不惟同事共好
雖敵國外禦有不可爲者漢高祖與項籍共起草莽戮力攻
秦籍未嘗有他志也范增以高祖志不在小勸之急擊增不
畜羽增脩其德而惟以殺沛公爲事何益羽之成敗卒至疽
死彭城雖曰羽不能用增增之年已不爲天而要不可謂令
終矣曹孟德強大且挾天子以令諸侯吳蜀非其敵也宜相
唇齒故孔明每勸昭烈通吳而孫權借之以地妻之以妹亦
自有爲援之意惟周瑜以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每每圖
之及瑜與昭烈俱終而後吳蜀之交始固瑜之早促安知非
天奪之也夫增之忌高祖瑜之忌昭烈各爲其主且不可以

得志而泥其他乎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旨哉

廉潔易辱

優施爲驢姬謀作大事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辱之近行公叔害吳起其僕曰起易去也其爲人節廉而自喜名慘哉二言古今謀君子者孰不以此哉屈原之沉湘賈生之悲死三士之殺於三桃皆是物也夫頽鄙無恥之徒譽之則自負辱之終無慚惟富貴是嗜廉潔自重者一爲人所辱則恐恐然引避自白之不暇噫此君子小人之死生進退所以難易迥別而有國家者知志士之不可辱其亦慎所以保之者而自好之君子亦思廣其器量不

萬一樓集

卷五

九

爲人所輕亂哉

田文過宋璟

唐元宗幸東都次崑谷馳道隘稽擁車駕命黜河南尹知頓使等官宋璟言以道不治罪二臣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善矣而璟復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嗚呼何其見之陋也人君莫難於改過從諫二臣之罪過出一時以璟諫而改使元宗每事若此何忝堯舜湯武流傳遠近正爲美談而以恩過之上下爲言徒以啓人君飾非拒諫之意且因言而命捨與待罪而詔還果有異乎據璟之意必謂

待罪而詔還則人不知其因環管而赦此其用心誠厚矣然則史氏又奚爲得而書之田文有言有能揚文之名此文之過而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過環意遠矣

蘇武所遇

蘇武所遇有大不幸又有大幸方使匈奴虞常之謀其副與知及反國而上官安等謀反其子又與焉所賴當時公論尚明使在今時不曰未有副與謀而正不知則曰不能以義方教子終不免於吏議矣且其變於鞞王衣食馬畜與李陵妻牛羊及胡婦生子之類律以陳仲子夷齊之義皆足起謗而霍光爲寢廷尉之奏武帝又爲贖其子且以爲郎古者善惡

萬一樓集 卷五

十

父子兄弟不相及故人不苛責其細行至漢猶然史謂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并咽而劉向新序又謂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事亦不同因并著

朱子不喜二蘇

朱文公極不喜二蘇楊升菴太史病其好惡頗偏說甚公平緣東坡素與程明道不合文公固程子一邊人也故亦不免習氣如今講道學者凡言陽明先生則同聲和之與之少異共誣之矣嗚呼今與昔一也或曰是則然矣其不與韓文公何與曰是亦宜然矣陽明先生肯與朱子乎雖然此余以亦

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爾恐二公未必有是也而不幸有其跡孔子小管仲之器或器其不死則每稱其往而由求諸賢藥不之許良有所謂也豈當時皆有爲言之與

嚴陵瀨

嚴州桐廬江邊有嚴子陵祠上有釣臺人謂此卽嚴瀨按本傳稱齊國士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又言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人各其釣處爲嚴陵瀨言耕於富春不言釣於富春則嚴陵瀨當在齊後人以人名其釣處句在富春山之下遂疑釣處亦在富春然則嚴州嚴陵瀨蓋後人所指名如郭璞墓一般在處有之不足辨也

萬一樓集 卷五

七

呂文穆雅量

呂文穆初參政事入朝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知同列令詰其姓名文穆曰一知則終身不復能忘不如毋知也時人服其雅量然文穆未第時有撥盡寒爐一夜灰之句胡旦謂此渴睡漢爾後及第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又似非能容物者豈初得第與入仕之後其識度自別耶

季札讓國

或謂季札讓國以生亂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使其讓而誼與道耶功利所不計及服計其亂國使讓

而不合於道不協於誼卽不生亂亦陳仲子之廉爾彼其言
曰願附子臧蓋侃侃乎以正自處者使其愛國不讓光或甘
心於其嗣子人又將以不讓罪之以春秋之世夷狄之邦賢
如季子無喙可也噐囂然不顧其誼惟逆料於後曰必將致
亂我寧取之也後世必爲子孫憂與夫不取必有天殃者孰
不以之藉口乎而可以望札也惡也說東曰主用主幣曰

郗超

郗超將亡由其與桓溫密謀書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
減卽由此書方回覽之大怒曰外子死恨晚矣更不復與夫
知子莫如父以方回之賢而不知其子以方回之賢而不能

萬一樓集

卷五

三

使其子同乃心於王室也彼其曲爲掩閉雖父子之間尚不
能察況君臣止下乎而將亡出書藹然有不忍其親之意豈
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一驗與門子曰善來理則貪夫

主臣解

史記主臣陛下張晏謂主臣惶恐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
而顏師古且是張說但主臣二字訓爲惶恐殊無意味陳丞
相世家文帝似有督過意平稱惶恐尚可通若馮唐傳帝方
思廉頗李牧唐何故卽稱惶恐此極難解以字面推之不若
孟康之說爲優也列之以俟識者齊師其父圖不若張晏

士人柱聯齊師其父圖不若張晏

一士人極聯閉裏清光那裏知他忙裏去夢時好景幾時逐
我醒時來讀之每爲悵然予一生偃蹇雖夢時亦無好景爾

木牛流馬

愚素疑木牛流馬特以牛馬名之耳決無能自行之理及讀
事物考謂木牛卽今小車有前轆者流馬卽今獨推者民間
謂之江州車子不覺撫掌蓋車之爲制其來雖久或蜀中所
無孔明以運道不便始教人爲之而制或少異故亦異其名
以字義推之則木牛爲小車流馬或小舟如今竹簞之類今
民間擡木石短杠皆名牛江南小車有名羊頭者而南京有
風馬快船則孔明之以木牛流馬名其車舟又何異哉

萬一樓集

卷五

三

納音

余壹不知納音所謂事物考謂鬼谷子所作其法以干支行
數合之以五數除之零數卽爲納音火一土二水五互用木
三金四不移蓋納音受也音者感物助聲也五行中火水無
聲借水擊則火沸土本無聲借火鍊則剛水本無聲借土則
壅皆發聲也惟金木有自然之聲不擊而響故曰納音然金
木雖有聲無不擊而自響之理沈括謂先布大衍四十九數
次將干支行數甲巳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
癸酉六戊癸辰戌五己亥四以四宇當數除之不盡又按五
行數除之餘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相生取用便是納

音相生者餘一生木餘二生土餘三生火餘四生水餘五生
金且如甲子乙丑四箇字干支共除三三四數外有十五數
以二五除了一十餘數得五屬土土能生金是甲子乙丑金
也餘皆做此世有將甲子乙丑金喻予丑近北背坎水之地
爲海中金丙寅丁卯火喻寅卯近東方生火之地爲如爐火
說自漢時景婁先生以前並無金在海中火在爐中之說夫
萬物者育乎天地運乎四時春以萬物滋榮如長秋以萬物
滋榮如坤蓋生發藏歸莫離乎土土坤良是也易云良方萬
物之始坤成萬物之終甲乃天之首二儀之循環一陽之來
復故甲子至壬申九數甲巳相合子午對冲故云甲巳子午

萬一樓集

卷五

十四

九乙丑壬申八數乙庚相合丑未對冲故云乙庚丑未八
餘故此括又謂六十甲子有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
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
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
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
謂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于火火傳於木木傳於
水水傳于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律呂相生之
法也五行先伸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
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隔八水生壬申金
之孟夷則之商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宮之商隔八水生庚辰

金之季姑洗之商庚辰即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凡下生戊
子火之仲黃鍾之徵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
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宮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
甲辰娶乙巳仲呂之徵生壬子未之仲黃鍾之角如是左行
至于丁巳仲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
凡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此說與事物考頗異似
為近正又百家一書解海中金之類甚詳昆輟耕錄與前景
樓先生之說相近亦載

春王元年春王正月五日戊辰始及夏矣此月是取初日

胡康侯夏時冠周月之語甚不可解據其說則月與時俱不

高一樓集 卷五

五

改周人建子蓋以冬十一月為歲首若以夏時冠周月當曰
春王十一月今日春王正月則是以夏之時月易周之時月
矣則以謂之夏時冠周月哉此其語既未融而見諸行事說
猶牽強王陽明先生曰周不改時與月則孔子決不書曰春
王正月其言何謂簡而盡矣然魯隱公之元年周平王之四
十九年也帝王所重者正朔若曰春秋大一統何不書曰王
四十九年春正月而以諸侯之年加於天子時月之上豈所
謂大一統與正朔云者重在日日而不在年與時哉既用魯
之年又用魯之時而至於日月復曰周此其意殊不可曉聖
賢筆削必有大義不可以小智測度也

張釋之論犯蹕

張釋之論犯蹕善矣楊氏謂方其時止使人誅之則已一言
未免開人主妄殺之端何責備之過耶人臣於人主之前倉
卒陳閉非養之有素者未免倉惶安能言言盡善所貴於人
君聽德之聰焉耳爨括釋之之詞又多乎哉不過曰法者天
子所與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
時上不卽誅而下延尉夫固以延尉天下之平也法一傾不
惟失陛下慎重之意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
足則無以議矣唐馬懷素按魏元忠對武后曰陛下操生殺
柄欲加之罪當自取決聖心旣付臣按狀惟知守法爾言與

萬一樓集

卷五

夫

釋之同

釋之論犯蹕善矣楊氏謂方其時止使人誅之則已一言
未免開人主妄殺之端何責備之過耶人臣於人主之前倉
卒陳閉非養之有素者未免倉惶安能言言盡善所貴於人
君聽德之聰焉耳爨括釋之之詞又多乎哉不過曰法者天
子所與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
時上不卽誅而下延尉夫固以延尉天下之平也法一傾不
惟失陛下慎重之意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
足則無以議矣唐馬懷素按魏元忠對武后曰陛下操生殺
柄欲加之罪當自取決聖心旣付臣按狀惟知守法爾言與

萬一樓集卷五十二

原廟非過舉原廟非過舉原廟非過舉

種續羊棗集五乘言要欲其當或其不當十思或不高或

虞卿輕趙相而急魏齊之難人多賢之當是時平原君在秦

秦兵且將加趙身為趙相不憂趙之社稷并其懿親而為一

與國之也臣亦可謂失輕重哉方其躡屣擔簪三見趙王而

卒受相印封萬戶侯必有異能上為其君下為其友豈無兩

全之術而顧蹈匹夫之行彼見其得之不難故棄之亦不甚

惜而不顧大義使魏齊不死秦兵加趙平原終不出卿將何

萬一樓集 四卷至

以謝趙哉春秋之義臣無私交魏齊何人而卿憂之如此真

可謂失大義矣

叔孫通萬戶侯原廟非過舉原廟非過舉原廟非過舉

叔孫通專務容悅其請問惠帝謂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

似矣及帝懼而欲急壞乃曰天主無過舉願為原廟何其謬

也自古帝王不言無過而言改過是故有誹謗之木有商賈

之誦無非以處仁遷義為心高帝所以得天下以其從諫如

轉環而柳宗元亦言要於其當如其不當雖十易之不為病

如曰無過舉則原廟非過舉耶陳勝之起山東鼎沸以鼠竊

狗偷逢三世之惡以免虎口即俎肉同列將在所不顧何暇

顧入社稷其諫易太子亦恃帝之英明愛善而呂后能陰爲之地卽其說不行必無他慮云爾魯兩生謂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諛親貴嗚呼哀中其膏肓哉自定其祖遺矣

庶母主
家禮儀節載程子言庶母主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於私室是矣而又言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宗祀亦當祔嫡母之側家禮集說悉其說之無據則又引喪服小記妾祔於祖之妾及無妾祖姑而祔於女君之說爲證世俗遂謂庶子爲後者亦可以其生母祔於嫡母似未嘗深究夫禮之義者也按喪服小記文謂妾祔於妾祖姑也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

萬一樓集

卷五

二

以其昭穆又謂妾者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初非見爲庶子爲後者而發然又曰慈母與庶母不世祭夫以不世祭之義爲是則不特不當祔亦當無妾祖姑之廟可祔矣若有妾祖姑廟可祔則不世祭之說爲非而既曰祔於女君則卽有妾祖姑所祔者亦女君所矣且女君謂嫡祖姑非謂嫡母也庶母既祔嫡祖姑則嫡母又將誰祔乎疏謂妾無廟當是爲壇以祔之將以濟其說之不通而益無可據況庶子爲後則嫡母卽其母無輕嫡而自重其所生之禮況非庶子則大夫以上已不爲庶母服又豈有葬畢而祔之之禮而生不廟見死而祔之事必有大不然者然則庶母之主無間

其子爲後不爲後皆當祀之私室然旣曰庶母不世祭則亦
有祭之時矣不曰生母而曰庶母則祭之者必非其子矣竊
意庶母所生之子是女或有子而早卒可遂廢其祭乎爲父
後者亦當祭之但其祭亦當於別室易世而祧此皆先王所
以重宗廟謹嫡庶禮之夫中而亦以防並后之嫌使後世徒
知尊母而亡卑父者知所裁以安於正道而耐女君之文非
至論也或曰可者姑許之權詞也孰謂非禮之禮而可許之
權哉小記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節承耐葬者不蓋宅而言
豈其所謂耐者皆謂葬與○所謂耐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
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遷夫祥後始遷舊主而

萬一樓集

卷五

三

奉新主居當居之廟非曰即耐於其側也若祖考妣已同凡
而妣即耐於其側是婦與身同處一所褻瀆已甚况復耐之
以妾若謂女君即嫡母則無奉庶母而遷適之禮是適庶同
耐矣張橫渠且有一室中豈容二妻之議雖其說未必當又
可及於其妾乎○玉巖黃氏乾行曰按張子曰葬祭只合耐
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婦人夫死不可再嫁
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
祀繼續則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禮然其葬其耐雖爲同穴
同筵几簪之人情一室中豈容再妻以義斷之須耐以首娶
再娶別爲一所可也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夫配正用正妻一

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會唐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立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某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枉程而不安者惟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再娶者別營兆域宜亦可矣長樂黃氏曰按記云祖姑有三人則再娶之妻皆得祔於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爾朱先生所辨正

萬一樓集

卷五

四

典禮所記合

魯服

卷五

魯服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何關於大計而後詞漫說至數百言後世惑於其言亦將謂進取之一術不知一服之微何關於成敗趙所以得胡地中山果服之功耶抑別有說耶使不胡服胡地中山遂不可取耶胡地中山必當以胡服取矣亦可以之制列國抗強秦否也而廢先王之法襲夷狄之習觀其詐使人秦以寵易長蓋輕跳任情不閑雅重之度者本欲胡服而駕言於進取沙邱之及胡服安在耶記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服何遽災其身服既不衷行可知矣欲善其後得乎

秦王之暴過於鄭伯燬毒非懿親而其罪浮於叔段秦太后之惡稔於武姜茅焦一言而遂爲母子如初賴封人不足言矣然文信侯能以其子身人之子以竊神器而不能使人喻其子使知眞父卽太后亦不敢言焦亦不得與聞其說蓋懼詭祕之跡少形則秦之臣子骨肉將四起而食讐人之肉又不特罪及太后而已者此所以寧欲醜而不敢自明也與

樂生日爲樂

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此言似未爲當人之具慶者未必父母又具慶

萬一禮樂 四卷至

五

也然則父母之生日不爲樂而已之生日反爲樂乎且生日之樂凡爲壽耳古之君子父母在恆言不稱老已旣以壽爲樂父母不過壽乎大抵生日之樂子爲父母稱壽則可爾禮當稱家有無世俗之弊至有譽家賞以召客不足則憂愁戚疾懼隣里爲笑者是亦不可已乎

數奇音切

李廣傳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如淳曰數爲匈奴

所敗爲奇不偶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宋景文謂得江南本乃摩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爲誤劉則數字以

從去聲爲當不知詩人引用誤處儘多詩話安能盡正而宋景文所得江兩本安知卽師古親筆今以本傳前後文義考之似以折角反爲順不按交義不據正註而信景文一時未定遂偶見詩人趣筆之類句豈陳氏之集覽正誤猶有未及正者與

中巖山歸其齋與至玄風而歸歸山名

四皓歸山交不巨巖山交與奔嶺香○李商隱只有許渾題四皓廟詩謝靈運謂譏四皓一再而不復還舊隱梅巖胡坎嶽公謂使難堪曾詔四皓還山卻亦不曾詔四皓爲何官柯嘗謂而不歸且引李華返駕南山去千里李花白功成身不居卷舒在宵臆及王禹偁廟碑爲證其言良是然則

萬一樓集

卷五

六

許詩首二句是頌四皓後二句蓋嘆世之人爾意謂避秦安漢曾出藍關而松桂花陰仍滿舊山是四皓出而卽返故山中花木不至凋索今其山松桂雖殘而雲水常在自是出山者無歸思爾使有歸思能如四皓之返則雲水無恙花木亦易暢茂何高風之不可繼也表之以俟識者○李商隱只有襄王憶夢中靈山謂其譏襄王之愚而胡謂爲浮生之眾莫不戀人間樂事而只有襄王以夢中視之蓋取之非譏之也相如自是薄情人靈山謂陳后以千金買賦上覽之召選椒房而胡謂廢后未嘗復入宮此詩正與史合正說胡似爲得

云

然者不似情天情地情海情山情水情花情月情風情雨情雲情霧情霞情雪情霜情露情煙情霧情

顏駟幸拜

盧照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意蓋本於顏駟然不若駟之壯也漢武問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卒拜會稽都尉幸爾帝於伏生且安車聘之所幸公孫宏主父偃皆非少年者也使帝以爲嫌視不才則主爽之句不尤遠乎

寇萊公奢儉

魏野贈寇萊公詩有無地起樓臺之句雖虜使亦知詢無地

萬一樓集

卷五

七

起樓臺相公疑於廉且儉矣而史謂其少年富貴性奢侈喜劇飲尤好夜宴燃燭達旦廁溷間燭淚成堆至於生辰造山棚大宴帝且怒其每事欲效朕非王且之善答幾於不免何其矛盾至此耶或又謂其因乳母大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之言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一青帷二十餘年不忘補葺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而司馬溫公亦以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嗣乎習其家風遂窮爲言然則外奢內儉之言信哉

四廟

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節人多

疑之蓋惑於天子七廟之文謂不當言四廟也會稽季公本謂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斷以貴賤皆當祭高曾祖禰四代爲正其所辨者儀物之降殺而天子諸侯有始祖太祖及當遷而有功德不遷者故七廟五廟之文雜出殊爲有理則此條不惟無可疑且可謂考禮者之一據云

久不葬

小詎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

則已世俗親死不葬衣錦食稻行禮作樂無所不至藉口曰吾服已闋者未聞此爾特表而出之

萬一樓集 卷五

八

三父

三繼父之說本於禮經儀禮子夏傳曰夫死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喪服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由此觀之則所謂同居繼父者必同居又皆無主後又同財又得祭其祖禰蓋惟皆無主後故得同財同財故得祭其祖禰則繼父之恩亦厚矣故爲服期若始雖同居今

已異居或雖同居而有主後既有主後則必不得同財必不得祀其祖禰卽同異居恩有限矣故止服齊衰三月其年登無皆有主後而同財得祀猶夫故者以勢度之則庶幾同者爲多聖人以爲此可以異矣故寧謂之異而不謂之禭以絕異議若原不同居則卽皆無主後初無恩義與彼禭同財得祭而後異者殊矣而又何服哉詎所謂無主後卽禭所謂無大功之親無天功親則其無子不假言矣宋朱文公禮得其詳邱文莊公儀節亦用之矣而大明律會典誼書尚未釐正同居不同居俱分爲二而又以從繼母嫁者入之從繼母嫁其同居不同居恐當與從親母者一爾安得槩曰杖

萬一樓集

卷五

九

期也

論行到然後知

一日與龍溪王先生論王陽明先生行到然後知之說先生曰不難明假如不行安得至公之堂惟實心拜公然後行行始登公堂然後見堂上有椅有桌有棋枰有圍屏使不到公堂其能知耶予曰公見予此椅知乎行乎必坐此椅方爲行豈有不知其爲椅而坐坐而始知其爲椅者乎先生不能對予遂繼之曰陽明先生言堯舜禹湯事否亦行過堯舜禹湯事而後知之乎陽明先生不言天文乎亦行盡天而知之乎陽明先生善用兵亦知其如此則敗必如此則勝而後發兵

乎亦漫然發兵待有勝負而後知乎且晉輩居官貪酷可乎
先生曰是何待言曰然則亦必先貪酷而後知乎先生忿然
作色而別陳淑翁又舉伯華三條論開奏史書有欲三條毋
令文論知行合蓋三條論陽明先生知行合一之說予曰不煩
一日與尚書趙公錦論陽明先生知行合一之說予曰不煩
別解即陽明先生合言之言已知其爲兩事矣時方燕子舉
一箸曰若此一箸何必言合知言合蓋爲有二物知有盤底
有盤蓋然後合而爲一器有夫有婦然後言夫婦答體有君
有臣然後言君臣合德有知有行然後言知行合若棟是
一物何須言合哉公曰先師之意只要人行如肯行則謂知

萬一樓集

卷五

十

行爲兩物也得如不肯行即看作一物也沒用子曰若是則
私心愈疑矣醫者之治病真見人之用藥已誤然後誤其非
而易以已方若曰但要服藥能服藥則彼方我方皆可不服
藥則我方亦無用何不勸彼服藥而顧醜詆其短術已之長
耶公大怒予降色不語乃及別說其後兩事矣相表揚平舉
一日律例意欲公陳論開奏史書有欲三條毋令文論知行
合一之說予曰不煩
今之讞獄者竊盜三犯者絞若初刺右臂革後再犯刺左臂
若兩臂俱刺救後又犯的准三犯論開奏定奪至於三犯俱
在革前者反不開奏徑自成獄此豈謂夾律例之意矣夫所
以須開奏者重在革也前犯在革尚當開奏豈有三犯俱

革反重於二犯遇革之理愚意三犯已成獄而遇革者死刑
已定與二犯在革者一體開奏若既革而後事發則所發者
徒杖爾徒杖既革安得復准三犯論而徑自成獄哉即當於
獄亦須開奏忝在楚梟累與當道者議而不以為然敢表之
以俟識者

紂釋西伯紂釋西伯

左傳北宮文子謂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
懼而歸之其言必有所本而諸史皆不之取卽今仁山通鑑
全編亦若罔聞而獨有取於大紀之說謂於事勢爲當史記
載崇侯虎之譖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

萬一樓集

卷五

七

果以是囚西伯而諸侯又從之囚則適以實虎之譖紂容肯
釋之然史記又謂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竊嘆崇侯告紂紂
囚西伯則不利於帝之說亦未盡然而大紀亦有諸侯憂懼
大見請昌之文仁山既取之矣而獨遺此豈以大紀一言已
足包左傳之意不必贅耶抑謂紂之虐必非諸侯所能動耶
據大紀之意則當文王在羑里時西既有昆吾之患北又有
獫狁之難而周之臣子又以珍寶來獻諸侯又適來請故紂
遂釋之使專征伐以備西北二患於事勢良爲當矣然啗以
尤物此句踐君臣所以傾吳之術行貨自免乃魯叔孫婁之
所不爲者而周之君臣肯爲之耶故紂所以釋西伯論事則

以大紀之說爲備論理則以左傳之說爲正古聖人行一不義得天下而不爲願肯以免其身與君耶

然平韓獻子

太史公以韓厥之威晉景而竝趙後爲陰德故雖無大功而爲諸侯壯徐世信如其言也則因之以族屠岸賈矣能無陰譴乎夫趙氏雖有功於晉不掩其弑君之辜屠卽倖寵於靈其討賊則正黨賊醜正而足以取佑則天道亦甚僭矣祚之脩短其多故亦與變齊太史公知彼矣而不知此哉亂臣賊子其權勢旣赫而黨與更盛則善惡易混而是非無實太史亦襲當時之緒論爾嗚呼弑君之賊而可以言忠則存趙後

萬一樓集

卷五

三

者信爲陰德而程嬰杵臼亦不可以背公死黨罪之也爲知言哉

趙襄子

趙襄子舍其子而立澆可謂不廢先君之舉矣而卒使其姊有摩笄之恨夫能厚其兄而薄於姊不重棄趙而重得代何哉或曰成父之志也亦可謂不善繼矣未有父而不愛其女者或曰社稷爲重立澆爲社稷也取代亦社稷也其然乎其然乎

鶴生

淵材嘗畜兩鶴容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胎生語未

卒園可報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或者謂淵材讀相鶴經未熟較浮邱伯相鶴經鶴年六百年始飲而不食胎化產然則二千六百以前皆卵生爾持此二言以覆婦人鬚王蓋蘇王交承想更以立對前姑世猶水從之次言婦人男相者非貧卽疾且無子李光弼母有須數十長五寸許非男相乎而有子光弼又有光進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上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爲榮予丙子之母舅陳姓其妻馮有須十餘根長二寸壽九十雖止其子而多孫亦善營家相法之不可知也如此

萬一樓集

卷五

三

復性

薛文清公讀書錄言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曰盡性者聖人復性者賢人至於聖人又曰爲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前後二錄中惟此數言禱而且曰知曰盡非只言復也後之談理學者遂曰文清公以復性爲主胡敬齋以居敬爲主蓋緣王文成以良知立標的故世儒亦爲二公尋出二言不知二公固皆以此爲言實未嘗執此二言如文成公所言萬語必歸於此而後已也可以名之乎孟子曰所惡於執一者爲其害道也欲右文成而忍誣文清耶

韓子闢異端一說謂林何曰韓愈論性未嘗論其性也

居業錄謂韓子闢異端手段低是從末上闢孟子程子朱子是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愚謂不然韓子謂佛老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未嘗不及其本然當時所以惑世者祇以禍福末節故韓子祇從其末闢之爲風俗也至程朱之時而禪定元默乘其高明大爲學術之累矣故程朱從其本闢之爲學術也禍福之說窮而後元禪之談盛使韓子生程朱之時未必不能爲程朱之言而韓子手段大有不可及者只佛者夷狄之一法爾一言何其簡而中溫而厲千古能易之耶

論文四節

文至於宋極矣或者勦韓昌黎之說而曰非先秦兩漢之書

萬一樓集

卷五

古

不讀不知韓子當六朝衰薄之後不得不爾使其得見濂洛關閩之文能不心醉而神悅耶○先儒有言文以氣爲主曷爲遺理曰理所不必言也今日主於脩辭脩辭矣而曩前人之欵歎拾膏馥之殘剩曰此先秦此兩漢也使班馬復生且將掩鼻而目攝之不暇又况孔孟程朱輩哉○三代已後論文無過於韓柳歐蘇論學無過於周程張朱而其文未嘗不先韓柳歐蘇鳴且弗言他大學中庸二序秦漢諸儒能言之耶○文以明道而謂是非繆於聖人之筆能過於韓歐程朱嗚呼末矣

古今人表

大疑班孟堅漢書不當作古今人表愚謂此必另一書因作漢書并作未成而雜置諸表中後天不得其意以混於漢書反致疑謗既曰古今人表而只列古人豈爲成書既列古人卽成亦豈得混入漢史此不待與智者道也

曹世叔名壽其子成名字子穀爲長垣縣長以母爲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以杜詩註訛穀爲穀世遂傳曹夫家子名穀蓋未嘗考其本傳爾文選東征賦註亦云穀

萬一樓集

卷五

五

按梁書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稱謝朓何允並爲軍諮祭

酒卅加後將軍並不就高祖踐祚徵朓爲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允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敦警明年六月卅極舟楫詣闕白陳詔以

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朓辭羸疾不堪拜謁乃角巾履與詣雲

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皇輿駕出幸朓宅臨語盡歡朓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臨發與

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輟望於道到京師敕材官起府

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

謁三年元會詔朓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

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敦

授乃拜受焉是冬薨南史多同而於王果敦譬不添肫謀於
允允欲獨高其節給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肫輕
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平陵遂能屈志共段而於小興升殿後
又有肫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職事多不覽以此失望
共段於後又有孝武初肫爲吳興以雞卵賦入收雞數千及
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一段前二段通鑑綱目皆本之故書
法遂詆其巧於自脫肫亦何辭然信若南史則豈惟肫之遁
節不全卽允亦非直道君子矣顧公山佛胥之召孔子亦嘗
欲往梁武雖非湯武不公山佛胥若耶而徵以不次之重位
以敦譬之使卽不慕其榮進能無他慮耶允所以對肫之言

寫一樓集

卷五

夫

蓋亦以自謀恐未必欲給肫以自高也而肫出自陳蓋陳其
不可仕之意故詔受之後一則曰辭以腳疾不堪二則曰固
陳本志所謂本志正其來陳之志也使其輕舟而來也自陳
其欲仕而及授職又辭不惟非人情入亦將厭薄之矣卽南
史又何謂其固陳本志耶及其恩禮備至則自不當已甚若
其廢職失望則眷顧必不能若是之久而每授官必固讓故
人遂疑其不畱心於職事且當共事齊也居郡每不治事而
務聚斂則賦雜之說要有自來而槩其平生則事卽有之恐
其中亦必有說不然何梁書獨不盡載也

魏文侯問西河守於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
用之荆伯柳往見解狐曰子乃寬臣之過也再拜謝解狐曰
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以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
走十步而沒君子以爲直愚不識狐之所怨於柳者何若如
其不共戴天則當請於君而甘心焉賢否非所知也如以爲
賢有益社稷而忘吾私以薦之君必非不共戴天者矣復從
而怨之去祁奚之義遠矣又安知非意其必來謝得以甘心
焉而故以薦餌之哉

萬一樓集卷五十二

終

萬一樓集卷五十二

卷五十二

七

萬一樓集卷五十三

讀命與訟文未歸思意對讀凡諸暨駱問禮子本著其
其續羊橐集六時異味棘文其黨未成數文燒天終其
自然格物與處物先後不論其意思欲至燦合一而本二
讀書錄曰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卽窮理
也此朱文公或問引程子語也曰格物亦非六端或讀書講
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
否皆窮理也愚謂格物知止以前事致知之道也應接事物
而處其當否能慮之事止至善之道也能知止則定靜安而
物來能慮止未必盡知則隨事之所至而窮其理要亦有不

萬一樓集 卷五

一

可廢者此所以皆謂之窮理然畢竟窮理在未有事之先慮
在方有事之際處其當否正所謂慮不可盡謂之窮理也

韓文公謝自然詩

韓文公謝自然詩蓋傷其逢妖患而不得盡性命非謂其真
能仙也而楊升菴卮言謂昌黎亦爲所欺豈久處荒落失其
全篇之意一時趁筆漫談之耶因此憶今所謂曇陽子亦謝
自然之儒爾而今之名公鋪張其事以爲三教合一張本三
氏爲聖教之害何異荆棘之比嘉木螟蝗之賊禾稼而以
知命鬼爲之赤幟以惑世誣民使韓文公復生升菴再起其

將謂何

卷五十三

今寧波富春諸縣今嚴州而烏程海鹽諸縣今湖州嘉興矣
皆當序之耶是故前漢名公但序之蘇州斯於名實爲當如
古今宗法不當以始遷者爲始祖耶
三年無改其妻也無三日盛飾主人氣盡其子也古
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如果背於天理逆於人情親在當諍親
沒復曰吾不忍改父之道必曰三年而改則以禹繼鯀以武
庚繼紂當何如耶善繼善述義何如耶故曰可謂孝矣未可
謂大孝也蓋孝之一字統言之則百行之本而亦百行之極
尊言之則愛親而已三年無改可謂愛親矣制行之極恐未
盡於此也

萬一樓集

卷五

四

門神

除夕各門戶貼換神象以爲新正美觀歲以爲常吾家舊亦
如此今思古大夫祭五祀門戶之神各居其一既謂之神敬
事之禮常嚴乃圖爲象貌不惟非神明之道而且近於戲褻
立意去之非好爲違礙重神明也

直戒

晉伯宗每入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
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戒也爲三郤所譖祁盈將執祁勝郤
賊訪於司馬叔游答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
立矣吁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祁盈不

能用也卒以不免察於此知所以用直矣
自有亭題

師心乎駱石卿郢城太守之難兄平生慷慨負奇氣落筆恍
聞神鬼驚讀書之亭大於斗扁取其名爲自有我問所名之
義何石卿不答笑而走孔門究竟理無窮兩字源流尚未通
檢遍六經無覓處誰知只在魯論中陋巷箪瓢言最切伊川
註上分朋說苟能尋出樂事來方識聖賢真妙訣約之以禮
博以文工夫在已不在人至於欲罷不能後便覺眼前都是
春仙入洞口兮草木皆彬彬泌浦湖頭兮鷗鷺皆恂恂烏帶
山環兮卽之如申申幙頭峯高兮仰之如閭閻楓溪浩浩兮

萬一樓集

卷五

五

聽之如諄諄石橋平平兮由之如循循吾心涵萬象萬物備
吾身措之可以爲經綸他日要安天下民君不見古蘭亭正
與自有亭相隣願君但飲顏淵水莫學流觴王右軍并威寧
伯王公越題先曾祖自有亭詞也其下一圖題云八十五翁
寫而詞在其上蓋王公親筆眞足爲吾家世寶而惜爲賤工
竊去內葉今少覺模糊耳

父子狀元

類書多載梁顥梁固張去華張師德俱父子狀元以魏野詩
有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句故也而王鳳洲說
部謂父子狀元者獨宋梁顥及固豈不以張去華雖云榜首

是時尚未有御試不得稱狀元耶然時不稱狀元亦應不稱
省元固在疑似之間若是則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所放乃東
封路榜止三言人四年所放乃祀汾陰路榜亦止三言
人與往年五年所放榜自是不同故省元俱不可考然則顯
與固所稱狀元亦不無少間也

夏父弗忌逆祀

夏父弗忌躋僖公之言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
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而三傳同以爲逆左氏則曰乎雖
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則曰其逆祖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
逆祀則是無昭穆無昭穆則是無祖也是同以閔爲文之祖

萬一樓集

卷五

六

僖之父也夫僖閔之兄也可以父閔哉以是爲言不足以服
夏父弗忌之心矣胡康侯謂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
以親親害尊尊庶幾近之然中庸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
祭統謂祭所以明昭穆也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長幼遠近親
疎之序而無亂也則躋聖賢之說雖非大小之說未爲無據
豈想古者世及之禮但言以兄及弟以弟及兄者蓋少故當
時無所稽考夏父弗忌以己意斷而行之辭臧文仲亦不敢
執其非二傳雖言其逆而祖禰之說不通尤甚君臣之義固
不可廢兄弟之倫可盡亡哉使聖人處此當必有道而未可
棄以三傳之文爲得孔子少臧文仲之意也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卽掘斷墓後以壞其勢
此羊之機警也言之者將以中之也使其默默而已寧不爲
其所中哉而折臂三公亦疑後人所附會術亦有奇中者恐
不若是之神不然是羊惡其折臂而自神其說總是英雄欺
人耳

夫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故曰溥博淵泉而
時出之此非自然之說乎自聖人而下未有不當戒懼而省
察者然孔子至聖其從心不踰矩七十始能之豈盡出於謙
萬一樓集

卷五

七

已誨人哉自良知之說出而學者始爲自然之說初學之士
侈然皆以聖人自居彭山季先生龍惕之說誠有所爲然胡
不曰戒懼省察而曰龍惕乎若曰龍剛德爲龍而知兢惕爲
不出於良知之外然則仍歸於自然耳宜或信或疑諸公之
說雖異而枝葉愈多嗚呼言亦何貴於立異哉

司馬德操用人求箴而自棄其蠶入過之曰人未嘗求已求
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似非孔子裁冉有誨顏
路之義以附微生高乞隣與醯之意則可耳

作史著事詞浩繁安免矛盾在讀者以意逆之耳偶讀宋史
殊弁得正使王倫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
有印印亦信也願畱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
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是宋使無節矣而崔縱傳又書縱
握節以死朱張弁邵洪皓三人同歸觀其敘朱張於洪之前
必朱張之使在洪之前故朱傳有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
入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生舍取義等語洪傳有洪自
建炎三年出使至還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
得生還等語宋史新編皆節去之而謂皓畱獨久豈得爲實
錄哉

萬一樓集

卷五

八

渡江賦

詩魯齋不答伐宋之問而劉靜修作渡江賦此理所必無好
事者誤收入之且在續集必齊東野人不知大義者筆耳韓
昌黎與太顛書亦在附集使二公信作此必有委曲況昌黎
素能占地位者哉

四皓

宋張良以四皓定太子蓋張良屬爲之何立言之易也此

何等事尚可以屬爲高帝何如人而可以屬欺之哉若其敗
露將置太子於何地此淺夫孺子所不爲者謂良爲之又謂
四人對高帝語皆非正大決非出四皓口嗚呼使正大之語

可以易高帝之衷則良等自言之矣惟其不能所以借資於
四皓而顧欲其仁義說之耶況四皓客建成侯所已非一日
從太子入朝已非一時而曰帝召之不來豈有太子召而即
來之理不曰太子爲書卑詞安車使辯士固請乎然則其使
呂澤告呂后泣留太子之將兵也亦屬者爲之乎其曰四皓
欺良則尤不通常時四皓朝野著聞曰帝所不能致則其召
之必非一次而良獨不免爲人所欺耶是皆可笑之甚此不
過腐儒之談而坊中刻作王陽明論吾不忍陽明先生之受
誣也爲一正之

張良箸對

萬一樓集

卷五

九

張良論立六國後其言不可者八前七者皆漫召不足動人
聽況桀紂一事休馬放牛亦一事總之則皆武王受命一事
耳而可以列言之耶故曰其要旨在八不可一節而又不若
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數語爲
切

呂嬃嫁娶周堂

呂嬃嫁娶周堂

嫁娶周堂圖不知起於何人按之殊可一笑而大統歷載之
世俗同以爲忌然而其說不可通也必舊時所浴未及剛去
者耳

喻利帝之史限其等自害之矣雖其不始報也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婚姻論財而謂爲戎狄君子不入其鄉者非以其喻利與然而世之喻利者非一事也仕宦而聚貨狗情非喻利與葬親而論禍福非喻利與而人且歆豔之惟恐不得謂能爲君子吾不信也

寒食

世傳自冬至一百五日至寒食則卽清明日也見小詞有清明已過寒食未來之句表之或曰有疾風暴雨日乃是寒食

唐人無恥

人之無恥至唐極矣朱敬則諫武曩曰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足矣近聞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潔白美須

萬一樓集

卷五

十

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內供奉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武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吁嗟此何等語而可形之章奏聞之者愧死不暇而從容聽納可謂盛德事乎而一時豪俊無不食其祿任其事天下可謂有人乎當時知恥者一人狄梁公之盧姨耳

王肅至論

善不計

魏王肅諫明帝曰凡陛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罪之人也然眾庶不知謂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無汗宮掖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

曰方其時止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或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者也可謂至論然彙括釋之之詞又多乎哉但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不卽議而下廷尉夫固以廷尉天下之平也法一傾不惟失陛下慎重之意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耶則無以議矣唐馬懷慎按魏元忠對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當自取決聖心旣付臣按狀惟知守法耳意與釋之同皆一時倉卒之言不暇致詳不以慮終責之可也

萬一樓集 卷五

萬一樓集卷五十三

萬一樓集卷五十四

續羊棗集七

續羊棗集七

范燦矣然雖卒不失忠烈其廉不貪於貧賤法始
邵陵厲公曹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范燦素服拜送哀
動左右遂稱疾不出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
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子孫以此
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足不出邑里及
晉世祖卽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
辭不受燦不言凡三十六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此其

萬一樓集 卷五

一

志操豈在夷齊之下哉而喬等亦可稱孝子前視劉歆後視
鄒超真狗彘耳是時王儀之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二徵
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
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
咸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輒棄之王祥以孝
著而視易姓如同然山濤以才稱而勸稽紹仕晉視范王三
族有餘愧矣然紹卒不失爲忠臣其初不欲仕晉豈苟然哉

梁節王

讓梁節王暢謝疏處仁遷義真實之心益於言外以詞多不
獻至天子報詔尤爲平實可誦當時載筆之臣俱可知矣

鄧攸避難棄已子以全弟子出不得已中興書乃有繫兒於
樹之說何殘忍至此以攸之清慎平簡不忍其弟之無後而
忍於其子之卽死此理之決無者史文多失實無足怪也又
有謂攸恨其以甥爲妾遂不復畜此又無理之甚者買妾一
時之誤恨之而自絕其嗣以攸之識必不至此今賢及蔡父
王真張融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
應者張思光融在下座抗聲言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
公卿嘆以爲佳夫敵人之來去關係非小正君臣講求熟慮
萬一樓集

卷五

二

之時老成者未發言而在下座者敢以諛言進可謂有道乎
所以聖人惡利口也

王真與管彥爲友約男女爲婚彥後葬父於洛陽真遂別嫁

其女因語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今賢兄葬父
洛陽則京邑之人豈吾結好之意馥曰嫂是齊人兄當還齊
真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就復何婚之有嗟
失古人於婚姻朋友之間其重如此所謂義合者也

孤哀子辨

邱文莊公曰按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而書儀於

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氏禮註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十以上不得爲孤也則父母喪俱稱哀子爲當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豈其謂父亡母存年未三十者發哉不然何難變之有

喪主

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二章之意互發父沒以下不必言父存則

萬一樓集

卷五

三

母及婦與兄弟之喪皆父主之主之兼外而賓客內而斂殯奠祭諸事言惟婦卑其虞與卒哭父不爲主其夫主之無夫者子主之而祔則仍父爲主蓋祔有主在故也言虞卒哭則朝夕奠與祥禫可知若賓客等類則未有不主於父者而虞卒哭只言婦則母與兄弟仍當父爲之主又不必言然則喪有二主乎所謂喪主者舉統體而言以賓客爲重饋奠其一節耳又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妾之喪以其攝爲女君且自主則父之於母妻可知矣而練祥使子終不得同於女君耳

報應

一道人采茶賣得銀十五兩一道人掃之走賣茶道人追之
急至紫陽宮前匿松林中宮中一道士見往問之道人以銀
授之曰善爲我藏道士收去追者至捕紐山宮前索前銀道
士不認曰汝何曾有銀付我道人罵曰罷罷我去必死死則
爲風犬噬汝後三年道士臥帳中一犬徑至帳中噬其手足
道士驚曰已矣此某道人報我也不數日死至今宮中道士
傳之報應之說若渺茫而道人一言其驗如此張睢陽曰死
常爲厲鬼以殺賊子奇虜緒相繼授首安知非忠魂假手於
人而戮之耶

弔哭辨

萬一樓集

卷五

四

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
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及乎張死曾子
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
與哉說者皆謂曾子既聞孔子前說必不以母喪弔子張不
知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請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
之則服其服而往又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
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期之喪未葬弔
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執事
不與於禮此可見弔與哭專言弔則哭在其中言哭又言弔
則哭爲死者弔爲生者如世叔父母兄弟之喪卽在父母喪

無不往哭之禮故服其服而往孔子喪顏淵如喪子門人喪孔子若喪父而皆無服則曾子喪子張當如兄弟而無服可知故不得已以齊衰往哭不易衰者無服可易也故其言曰我弔也與哉言往哭禮所不禁也且記者之詞於曾子言齊衰往哭於或者言齊衰不以弔蓋曾子本往哭而或人疑其爲弔耳況有練則弔之文乎第孔子告曾子之詞兼言弔哭則哭亦似有不可不知此哭字蓋言其泛者若曾子與子張雖無服而情深義固與有服者等恐非泛常者可比曰好事者爲之辭曰失禮之事不可盡信其重曾子至矣不可謂得其意也

萬一樓集

卷五

五

其喪期



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自宋至今已爲定制若論古制則以二十五月爲正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者言此月之中也故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惟父在爲母期則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夫喪三年所以爲極而止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意各有爲而後人不察遂緣此而解中月爲間一月矣罔極之愛有隆無替誰敢挽今而反之古然文徒隆而實則不至禮謂七十者披麻在身今之人皆七十者耳

朱子重葬地與其服而將其年喪斷而後葬

今之論葬地者多援朱子以伸其說以其有山陵議及用蔡季通術兆其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故耳山陵之議一則曰擇最吉之處二則曰別求吉兆且曰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似亦不脫今世俗人之論不知臣等對君父之言自宜如此其葬親之遠未能悉其顛末恐未必盡如今人區區以禍福爲慮也而信用季通亦事理所宜按季通父名發字神禹曰號牧堂老人善地理發微十八卷季通歐其子況能博學多聞朱子一見許以老友相與之久一旦有大事不與之謀而與誰哉但人傳季通得康節之學豈不能讀父之書每爲鄉人改葬而吉凶不能皆驗及貶道州有贈詩者曰掘盡

萬一樓集

卷五

六

人家好邱壠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夫人之譏身之遭罔所不足計而爲人改葬恐非有識者事卽朱子未必盡用其說而業與之共事使挾邪術者得以藉口是以君子慎擇術而又不可不慎所與也

禘祫祭而後祭

按祭司新頒四禮簡儀移祫祭於大祥之後極有斟酌檀弓曰殷練而祫周卒哭而祫孔子善殷而至今仍卒哭之後者沿周制也況古今廟制不同古儲侯五大夫三皆各一廟故祫者告其祖以當遷他廟而告新主以當入此廟逮大祥後遞遷舊主而以新主居之今一廟耳將何以爲詞况喪三

年不祭正爲其吉凶異道卒哭雖漸用吉畢竟爲凶不若移於大祥之後卽於此時故題入廟不惟得孔子善殷之意而事皆次第可行後之學者察之

禮記墓祭

墓祭非古也或謂引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之文謂古已祭墓而註曰或禱祈焉意者據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墀墀有禱焉祭之之說墓亦壇墀之類耳然卽禱祈亦祭也但其以冢人爲尸終非正禮豈所謂祭墓卽前大喪度甫窆時告后土之祭前言遂爲尸專指大喪禮此則通言諸侯以下故曰凡耳觀小宗伯之職成葬而祭墓爲位註言先祖形體託

萬一樓集

卷語

七

於斯地祀其神以安之亦可見矣以愚言之墓藏廟祭古義極明第勢亦有不得不祭墓者天子諸侯姑置弗言古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惟考妣耳其他不在祭列者豈能遂已因春秋拜墓祭之亦出人情寒舍新定春秋廟祭後止拜墓已祧者拜墓時祭之然其禮從簡舊從鄉俗新正清明拜墓疏數失宜今亦改定春秋各一次不誠知禮者以爲何如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諸儒立論不同以經傳語多矛盾故也以愚言之春秋之文只當以春秋爲斷則周之以建子之月爲春爲正

月明矣特王字終不可解闕之可也

書適

李永和杜門卻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嘗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了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語子孫曰吾與汝獲良產矣○杜暹家藏書皆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繫及借人皆不孝薛文清公曰千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此其爲說不同皆得書之適者獨王萬一樓集

卷五

八

文成公詆書爲無益不知何故

惡書

秦始皇惡書非惡書也惡人讀之而詐謀其社稷不知讀書多則忠孝之道明忠孝乃社稷之福也王文成公惡書非惡書也惡人讀之而遮迷其德性不知讀書多則聞見之益廣聞見之益廣聞見固德性之資也

先進流風

吳公琳洪武時爲戶部尚書致仕家居止遣使察之使者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披秧布田貌甚端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家何在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狀復召入爲

原官尋轉吏部○張少叅公繼孟年未五十致政家徒壁立
居旁建茅屋三楹扁曰一笑亭日觴詠其中客至第肅至階
送亦不出門卽朝貴往訪止折柬相答嘗言作人須要有趣
對俗客默然遇學士大夫有道術者與之談說名理揚榘風
雅塵壘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間畱客不過脫粟飯或出
蔬果杯酒三五巡卽止凡自公第出者輒喜見眉宇相謂曰
遇予醇于飯勝別家盛筵其爲人愛重如此○黃憲副公卷
致政歸年方四十有五家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
至則市童呼指曰黃公來也蓋識其敝輿云居常好客客在
座徐起臨危服犢鼻衣治具無兼味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

萬一樓集

卷五

九

爲常嘗假農具於隣其人欲舁送之力辭自肩如田○唐冢
宰漁石公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叅良謨說之曰翁官居
八座年邁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謂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然第吾楓山先生如此迺
姪樸菴公叔待暨竹澗潘公希晉俱守此禮不欲越之耳嘗
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
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畱客止用一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
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畱飯止一肉一菜殊爲可
法○嘉靖初紹興府城有三尚書韓公邦憲王公鑑之王公
新建伯守仁韓公新建伯父海日翁同輩也事之甚謹一日

冬至皆赴公所稱賀新建以伯爵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
夙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與
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新建公候其過乃上馬時人
兩賢之○羅春坊洪先已魁天下官修撰侍其父憲副變泉
公於家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欣如也○
嗟夫此皆先進雅道也不可復見矣

一變錄

萬曆午未二科程墨一變序語謂午未諸魁猶爾謹醇至後
獲雋諸公則奇文蔚起超然繩檢之外乃知江河所趨勢不
可挽令甲諄諄祇爲塗耳飾目具也識者嗟咨不能無慨而

萬一樓集

卷五

十

齊門竿瑟將何途之從而可是以本坊冥搜廣梓用極一時
之變此其意非以爲美而梓之蓋劉向存戰國策意也而四
方學士傳而習之以爲作文趨時定當如是曷不以序語玩

變通

夙謂事當變道不知變通極害事不肖在制因有別故承當
道意一出謝初正謂事當變通後遂窒碍至今爲恨孔子曰
可與立未可與權與其權而失不若立之有據耳

從祀

孔廟從祀我朝四先薛文清胡敬齋所宗者朱晦翁文公

王文成陳白沙所宗者陸象山今天下之言不歸陳則歸王
薛胡行派若絕響矣非果絕響不樹黨不務名挺然特立方
慮不免而敢曰攻異端哉○胡敬齋正學也陳白沙異端也
王文成公異端之學而有豪傑之才薛文清公豪傑之才而
本聖賢之學其間而正衣不離其質言文不離其本其質其
私德其行其趣王文成雖至其質其行其趣王文成雖至其
晉文公定襄王於郊請隧而王弗之許正也而謂其功爲私
德私勞然則孰爲大功哉特以折其不臣之心焉耳或曰謙
辭也王者奉天命而爲天子天所命者有德王謙言無德而
晉文定之非奉天命故曰私不然寧是以服文侯之心哉

萬一樓集 卷五

富辰諫伐鄭

鄭人執清滑之使不可不謂無君卽不伐必常有以處之伐
之不爲太過特不常用翟人耳富辰諫之必當時事勢有不
可者顧但言兄弟而不以君臣之義度其輕重又不及所以
處之者宜不足以動王之聽至其言翟人之情及諫以翟女
爲后則其義甚明而王亦不聽則前言之不聽亦未必皆言
者之過也

作文詳略

夫謂作文之法人所詳我之所略人之所略我之所詳予
竊怪之近見論文者同然一套或不然之曰時尚如此不可

故也則此言正爲對病之藥始知前人所立論皆有所謂不可
遽疑之也

修慝解

樊遲問修慝孔子告以改其惡無攻人之惡朱子集註引胡
氏曰慝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似爲
費解朱子註孟子氏乃作慝曰慝怨惡也愚謂於人有怨惡
而欲修之在攻其惡而無攻人之惡卽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則遠怨之意何等明順不知朱子胡爲舍此而取彼也

徐生二詩

盛生時泰頗有時名學亦該博一日大司馬戴公索詩予薦

萬一樓集

卷五

三

之人去生卽留揮筆授之持至同寮諸君傳視莫不掩口咎
予所薦匪人太宰張公瀚爲南司空時以冊徵諸司詩同郡
徐生渭素有詩名以從弟與之遊馳書索之諸寮復爲掩口
通政周與鹿公晒曰草茅爾安能揚廟堂盛美非徐詩不工
乃索之者不量耳後生至都以小集嚴陵祠及謁孝陵云
律見惠予復呈之諸公無不嘆賞予曰此卽諸公曩時所薄
者卽盛生未必無佳句偶當其不意耳謹錄二詩於後
孝陵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魄到西京疲驢狹路愁官長破
帽青衫拜 孝陵亭長一杯終馬上橋山萬歲始龍迎當時
事業身難遇憑仗中官說與聽自註漢高彷彿 皇祖而少

文不逮遠矣故於第五句見之嚴陵祠大澤高踪不可尋古
碑祠木自陰陰長江萬里元無盡白日千年此一臨我已醉
中巾屢岸誰能夢裏足長禁一加帝腹渾閒事何用旁人說
到今兩詩皆有重字近世文徵明甫田集多如此若陳白沙
集專以此語入謂不忌重字乃爲豪邁燕唐人製律之意不
若此耳

翁尚書黃鶴樓詩

翁榮靖公黃鶴樓詩湖海樓閣黃鶴樓轉蓬遲暮乍來遊已
無卅訣留仙閣但見蒼烟送客愁吳苑日斜芳草遍楚墟雲
微大江流乾坤芻狗終歸盡徙倚狂歌何所求比崔灑及李

萬一樓集

卷五

三

太白鳳皇臺時其感慨則同而風致瀟灑過之客謂之曰送
客愁不如送客舟公曰然當改之不知愁字正用崔詩若舟
字便無味以此見公之度量其不欲明所長以抑人如此

三子聖人事

篡逆天地所不容也而揚雄事新莽以女后篡尤天地所不
容也而狄仁傑事武曌中主中國天地大變也而許衡事
元後之君子非不爲之昭雪而卒不能絕而譏評謂揚雄可
恕是夷齊不足齒也而終不至顯位安知非我太祖薄危
素之意耶謂仁傑潛授五龍萬一其功不成將何以自灑耶
謂衡不知是道不行則凡屈身申道者何不可爲藉口耶豈

三子所爲蓋聖人事吾人當學子路自當有法陵晨一日
正四日出入昏明刻數
天行一周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八刻共九十六刻餘
四刻又以每刻分爲六十分總二百四十分布於十二時則
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時有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
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次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
刻正初刻正一刻正二刻正三刻正四刻總計八刻二十分
故日出於東未出二刻半而先明日入於西已入二刻半而
未瞑如以昏明考晝夜之刻則晝刻常多於夜凡五刻故史
家所載冬至之日晝刻四十夜刻六十本於此也若但考日

萬一樓集

卷五

十四

附人之正則冬至之日晝刻三十五夜刻六十五矣要之史
誌所載不同其實一也至於觀昏明之中星當損夜刻以益
晝刻且以春分之日論之春分日在奎之初度日當未出纔
望壁二度而旦星已中焉日雖已入必待歷奎九度而昏星
方中焉其占四時之中星皆當準此○右宋陳尚德普論也
其言明確必有所授愚素不明百刻之說每以詢人而不得
其旨得此良若發矇但終不能無疑者一時何故分爲八刻
既分爲八刻何不曰八刻而曰初四刻正四刻既曰初四刻
正四刻有初一刻正一刻矣又曰初初刻正初刻何重復若
是耶既曰刻則雖止十分亦刻也一時已有十刻是一日有

一百二十刻矣而止日百刻何名實之混耶一時既該八刻
二十分則曰八刻二十分可矣而必曰初初正刻何不均分
爲十刻耶此在文家必有所以然之故記之以俟教我者
讀此元孫以下服華○愚所撰妻服夫曾祖父母服高祖夫
後世祭禮祖及高祖孫稱元孫不知起於何時夢溪筆談謂
晉重也由祖而上皆曾祖也由孫而下皆曾孫也雖百世可
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
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則古者無高祖元孫之稱
可知予家祠堂亦竊祀四世素稱孝元孫一日小孫持祀文
請曰據詩禮皆當稱曾孫予喜而允之後思古無元孫之稱

高一樓集

卷諸

五

故皆稱曾孫後世既有此二稱則對高祖自宜稱元然則自
高祖而上皆可稱高自元孫而下皆可稱元矣寒族合祀溪
園公因世遠難稱以宗子爲主稱幾世祖幾世孫由此觀之
則卽稱高元亦無妨矣人有滑稽者言彭祖過老諸孫不爲
養訟之官其孫曰雖有根派已無服制判令後母子自養眾
皆發笑子曰恨彭祖壽促不及沈公爲官訟之使諸孫忤高
祖此眾復大笑附筆○愚初疑妻服夫曾祖父母總高祖夫
母亦總似無分別夫既於曾祖父母齊衰五月則妻亦小功
豈不稱而有等由筆談之言而考之禮則古人於曾祖原止
三月其五月蓋後人所增而未及其妻耳若此則仍舊固可

亦似有可義起者不知深於禮者謂當何如耳

萬一樓集卷五十四終

萬一樓集四卷語

夫



本外并刊諸書春末發將錄錄春臨臨臨臨

萬一樓集卷五十五

諸暨路問禮子本著

續羊棗集八

本朝理學

本朝理學派化類編所載薛文清公敬軒先生瑄胡敬齊先生居仁羅文莊公整庵先生欽順曹正學月川先生端胡太僕前府尹公支湖先生鐸章文懿公楓山先生懋邵文莊公二泉先生寶羅文毅公一峯先生倫陳恭愍公克庵先生選周布政翠渠先生璵蔡祭酒虛齋先生清張布政克脩先生吉呂侍郎涇野先生柟陳布衣剩夫先生眞晟吳聘君康齋

萬一樓集

卷五

一

先生與弼陳檢討白沙先生獻章王文成公陽明先生守仁薛考功西原先生蕙共十八公比揚月湖所錄去張侍郎東白先生元正莊郎中定山先生昶黃憲副未軒先生仲昭鄒吏目立齋先生智四公而增羅文莊曹正學胡太僕邵文莊呂侍郎王文成薛考功其中於陳檢討王文成薛考功詆之甚力而以陳布衣吳聘君與之同卷似亦有意者禮生也晚不及窺諸公門牆安敢妄議考其言議文章則所詆三公不易之論敬軒敬齋不假言矣整庵支湖困知記雜學辨其有功於吾道甚大立齋不過一直節之士全無從容穩重氣象

定山亦未見大雅去之已當其餘且不敢盡述此外則邱文

莊公濬之朱子學的大學傳補世史正續黃文裕公佐之
文集庸言及皇極經世傳樂典等書皆有自得而東陽孫石
臺先生揚之質疑葉東莞陳清瀾居士建之學菴通辨其辨
折陽明可謂至到而泝化類編作於祁陽鄧來溪先生球學
者讀其書論其世可以想見其爲人九原可作皆所願爲執
鞭者也○自巳上諸公外能與陽明先生異同者尚有林次
崖先生希元崔后渠先生銑次崖語見四書存疑明白割切
而后渠語見竹松齋言詞不煩而意味有餘曰剛良能而不
用非霸儒與○陽明先生答顧東橋徐成之雜整庵諸書真
是遁詞而世方以爲真詮支湖與陽明同縣同時人知有陽

萬一樓集

卷五

二

明而不知有支湖瓊山與白沙同省同時人知有白沙而不
知有瓊山達之不如開自古患之矣○方今學校諸生忽來
註而自肆其愚甘爲異端之下者而不恥壞天下事必自此
輩視其作俑者誰乎而天下方孔孟之也奈何○會稽季彭
鶴先生本篤信陽明而註述聖經確有成說愚欲比之吳寬
廬○祀先師本爲其刪述六經則從祀必其能羽翼六經者
敬軒敬齋不假言矣陽明白沙之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孰與
整庵支湖瓊山諸公之著述鑿鑿有補於六經而舍此取彼
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則豈惟整庵諸公謂
石臺清瀾非今之孟子吾不信之矣

年非古禮所當更皆懸也其出假假葬也三黨則葬於地
古道之不可復大者如封建肉刑井田小者如祭用尸坐用
席之類不必言矣其當復而不能復者姑置弗論亦有當更
而不能更者卽士民家言之冠禮三加卽用應得冠服一加
而以實詞命之似無不可昏禮六采六并祔二次已似近
情但既從與爲昏豈有不知其名不以爲吉而納采者既納
采矣得其名卜者不吉將何以處乎此近於虛僞不如已之
既許之後卽當納徵有不便則先行定俟後納聘請期似爲
穩實喪之梁冠衰服本朝服制士民平生無朝服居喪服之
爲過情況今朝廷之上一歲服朝服無幾日則在公卿大夫

萬一樓集 四卷書

三

亦豈斟酌布衣寒士卽其家此封君僭固有位者恐不爲妥
況身親執事面垢而已者哉或曰然則廢衰乎曰衰安可廢
恐不在同於朝服也餘不能一時盡述記曰禮從宜又曰可
以義起惟識者詳之

禮學世子不爲天子服

禮君爲天子三年世子不爲天子服此義不可曉天子崩三
月天下服世子獨非天子之臣乎尊其君而忘大君乎

禮學同爨總

同爨總爲從母之夫與舅之妻本無服以其同爨故爲之總

耳非謂凡同爨者皆總也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

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對母
出似同一母出則其黨情輕死則情不可殺故有服有不服
註謂母死謂繼母其母謂再母恐未必然若繼母在不得爲
其已死之母之黨服則何必言母出繼母在母未嘗得罪於
父而不得爲其母之黨服則繼母得以壓其母矣恐於禮未
順然則繼母非再母之黨將何如曰爲繼母之黨服則死亦
服之亦服之不爲再母之黨服可知矣著之以俟說者

宋潛溪小像詩

山陰隱生王方湖題宋景濂公小像詩乞恩纔許下鑿坡魚
水雲龍竟若何一代文章周禮樂百年盟誓漢山河秋風歸

萬一樓集 卷五

四

鴈衡陽少夜月啼鵲劍外多回首故園何處是蕭蕭遺像守
青蘿予於鄭義門見之青蘿山名公廟在焉子孫已盡鄭門
之好義士世爲守之歲於八月十三日一祭共生辰也因嘆
士君子得時行道而不能保其始終天也而天理之在人心
終不可泯非行誼素孚於鄉孰能存其遺廟哉讀方湖之詩
爲之一慨

其百經義

古今文藝三代以上勿論自漢以來字至玉右軍止矣齊文
至韓吏部止矣詩至杜工部止矣若後之舉業論至陳止齋
止矣舉業策蘇長公止矣獨經書義雖至我朝爲極盛而

卒無稱獨步者擅場者或局於時及時者或拘於才自嘉靖以來荆川唐公昆湖瞿公表表矣而尚不能無未到處謂時文決不可傳豈其然哉文至則不可加於今必有其人矣

夏時周鼎

夏時周鼎曰

孔子告顏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非曰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而已也故朱子曰蓋取其時之正令之善金仁山謂孔子以夏時觀夏道必非今之夏小正蓋曰小則必非其大者豈亦其一端與所謂夏時當必有制度條教之詳不可得而聞矣知哉斯言若但以建寅爲歲首便是行夏之時則所闕於政體者亦不爲甚急矣王孫滿對楚子問鼎曰夏之方有德也

萬一樓集

卷五

五

鑄鼎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非曰重器而已也故贊寧要言曰禹鼎不止圖山川猛鷲之物又每州民戶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後諺云據九鼎按圖籍註云秦據執得周鼎自然案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金仁山謂象物神姦之說滿蓋設詞以神之古之鍾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爲共爲圖籍所以歷代寶之知哉斯言若但爲重器而已寧能協上下以承天休哉然則呂覽淮南子其襲夏小正而增損之者乎鄭之鑄刑書衛之烝彝鼎銘其亦以碑碣之未興乎至仁山謂九鼎鑄於禹於經無考當從墨子信哉斯言禹如鼎鑄則所載必先禹貢滿必能言之

矣

程伊川引論語意

司馬溫公卒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伊川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蘇文忠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伊川怒二人遂成隙初讀之程說似爲可笑細玩之卽其不然近人情寧謬陋至此其意蓋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日有朝廷慶禮則不當往弔蓋慶爲公弔爲私臣子以尊朝廷爲心則大臣之弔遲一日亦未爲過耳以伊川之養言前人不以爲是何至於怒人此意從容諭之人未必不省使明道先生當此其氣象或當自殊文忠亦無異議

萬一樓集

卷五

六

矣

士習

風俗日薄不特大者卽士人業舉少年自詡其英發視前輩蔑如嘗聞嘉靖年間山陰郁寧野公文少年俊才正爲當道所重同輩所推張晉野公牧初罷府同知歸具贄請教後雖踏躓數年終第進士同邑陳州同公仕華徐華亭督學向以爲兩浙奇才薦爲董中峯侍郎館客居半歲閱其文因爲故攬二十餘篇曰如我作方戒舉子陳不以爲意也晚年始得一貢夫一府同視會元吏侍遠矣郁公知師張而陳忽董後

竟何如小子可以警矣

論語不患寡一節依前二句則後三句當云蓋均無寡安無
貧和無傾又不然則均無貧安無寡互言之亦可通乃錯落
如此即古聖賢文辭不若後人之瑣瑣恐不徑與或傳寫之
訛耳

五湖

說者謂太湖卽震澤亦名具區卽所謂五湖非太湖之外有
四也然周禮職方氏所掌東南曰揚州其鎮曰會稽其澤藪
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若其區卽五湖不應兩言之豈
其區在五湖中而五湖則不盡於其區耶抑別有其區古今

萬一樓集 卷五

地勢滄海桑田不可考耶何尚書公喬新集註謂五湖彭蠡
洞庭巢湖太湖鑑湖也豈湖本有五而太湖居其一亦對稱
五湖耶又曰其區今在蘇州府明兩言比矣今東南江湖甚
多古今言議各有所指恐不可執之以爲必不可易也

周禮分土

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
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三諸男之地封疆方
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而孟子王制皆言公侯田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樂氏講所以不同者孟子王制以所食租

稅言之如後世所謂實封也周禮以封疆言之而凡貢於天子及附庸之國皆在何尚書公謂梁氏之說辨矣然實以書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言終有所不通愚意惟三之說謂卽孟子王制所謂實封未嘗不可通更俟識者詳之耳

其論三江

五湖或言卽太湖非太湖之外又有四或言洞庭彭蠡巢湖太湖鑑湖楊用脩太史又曰洞庭有青草二鄱陽三彭蠡四太湖五至論大江則曰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又言洞庭之有青草卽鄱陽之有彭蠡何前後之矛盾也至於三江川脩斷然以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爲南江辨矣然

萬一樓集

卷五

八

不可謂諸家所指皆此也卽以范蠡之言觀之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與此必指吳越交爭之所若東江婁江松江太湖已在吳域內恐不待爭之於越況其他乎而說者欲雜援以定江湖所在然則滕王閣序所謂襟三江而帶五湖者亦吳之三江與太湖耶禹貢三江當從楊太史說無疑其餘則今之江湖大小不同不可盡數隨其言而會之可也

記異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除夕樓姓者夫婦并一乳母提一子又婢同寢一室至夜分其乳母見一戴破紗帽穿紅者手執銅錘稱我有銅錘何怕你芝麻稗蓋俗於除夕房門壁徧插

麻禪爲可以闢邪故其言云然也隨向乳母奪其子不予因
之乳母聲啾啾夫婦聞之俱起婦先至乳母牀不見乳母抱
其子穿紅者奪之婦曰寧我穿紅者怒以鐵鍊鎖婦錘之其
夫後至不敢仰視遂昏夫之父母方將就寢聞其婢大叫尋
有甚痛者問之不應急推開後窻入婢亦無聲視夫婦牀無
人乃迷伏乳母牀乳母與婢俱昏迷在地急以薑湯灌之其
婦先蘇言狀且言爲其夫之父在外扣拜始解我索又須臾
乳母醒問穿紅者去未然後夫與婢方醒醒時皆吐雖孩子
亦然問其婢何以叫不知也此不知是何妖門初開時羣犬
奔入牀下逐之移時方出人皆聞有腥氣五年前其同宅者

萬一樓集

卷五

九

一母二女同臥蠶房亦被昏迷而三女竟死亦有腥氣人疑
狐精爲祟或又言其宅素有妖物一白鬚老人常見之不知
果否也天地間何所不有愚素不信邪聞此記以資談

懸榻

懸榻事陳蕃爲樂安郡太守以待郡人周璆爲豫章郡太守
以待郡人徐禪一見之本傳一見之禪傳各因所重也

失符祖述

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文公章句謂遠宗其道

近守其法而且曰該本末合內外而言之何等親切明白蓋

道無古今故祖述至於堯舜祖二帝則父三王在其中非遺

文武也若法則只當守當代如何從得夏商而況於唐虞非盡反之其不必變者文武已自因之不必言也近見會試諸卷皆以朱子分道法爲非而且謂憲章者憲章於心而以作春秋等實之恐未得爲確論也

平問劇秦美新辨其贊貶錄於卷中谷命對問第廿六天

焦狀元竑曰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嘗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辨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之有解也惟泰和胡正甫辨正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

萬一樓集 卷五 十

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揚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當高齋顯不祿隱雖不遘屈原而屢斥公孫宏之容且曰如誦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后讀雄傳稱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三合四十餘已近百

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

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頌莽妄可知矣蓋予懷
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鄆縣而雄鄆人也讀其邑志得於人簡
公紹芳辨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賜
出收而囚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去莽篡
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
間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五十載爰自高
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未必然計雄之終或
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維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
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緣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
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

萬一樓集 四卷書

十一

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
日中天乃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
媚莽者乎諒乎叔予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然則史不足
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以爲游說以爲叛亂是亦足信
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
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禮按此文讀之甚可喜但其獄已久反之亦似不易錄之
示有道君子留心焉

喪服 春 葬 帶 練 緇 緇 神 人 也 願 其 志 誓 然 人 始

朝廷制度梁冠朝服爲止幘頭公服次之紗帽圓領又次之

蓋由三代以來歷朝增損不同至我漢朝裁定如此今之衰
服分明是朝祭服制度士大夫平時未嘗穿朝祭服見父母
賓客居喪乃用此制爲服恐未爲當況士庶平生原無此服
乃用此制哉鄙意唯言朝廷大喪禮百官哭臨當用此服其
餘品官士庶家皆所不必已囑子孫我謝世時只依我議毋
得拘泥過情世世守以爲法

天下事有幸不幸狄梁公周旋於女主之朝幾不免矣而卒
不去此孔子所不能爲也而卒曰潛授五龍取日虞淵夫雙
陸不勝之對王方慶同之中宗之還吉頊首倡其議天下後

萬一樓集

卷五

三

世不曰王方慶吉頊而曰仁傑五王雖多公所進皆崔元暉
武后明曰朕所自擢公之薦張柬之等亦后之擢元暉事出
偶然耳后豈豫爲傳位地邪夫唐之歷數未終武之縱惡已
極微五王寧無反正之會邪夫以陳平親戚安劉之業說者
尤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况以五王之功歸之已故之
親臣自後韋庶人之役謹授而謹成之耶是非毀譽自幸不
幸大者尚爾况其小者哉○五王不去武三思終成禍釁誠
者尤之不知以中宗之昏懦以韋庶人之穢悍三思卽早正
其罪天下其無三思邪所恨五王不能討武后莫大之罪使
韋庶人復蹈其轍當其時中宗子也武后母也事殊有不湯

處首或直欲律以臯陶執贖之義不知孟子之論言之則
易爲之則難更有進於此者中宗之廢緣欲以天下與韋元
貞之不信自當時言之亦爲輕率復辟之後竟寵韋氏以致
禍亂況其初已正大位而不能正已能率物自取困辱其無
能爲可知矣并相王俱廢而擇宗室之賢者以承宗祧如漢
立文帝故事蓋相王亦武后子也則武后之罪自不容別議
然此伊尹周公事非後世所當輕議也武成節節世有帝王
本舉百穀

萬一糧集

卷五

三

揚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眾
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
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穀種眾種之大名也凡經傳所
稱十百千萬皆總其大槩不必的有此數則此所謂二十者
亦舉其成數耳然觀此亦可得百穀之大端而周禮曰三農
生九穀職方氏所掌亦言九穀而其在九州唯豫州言宜五
種而於青州言宜稻麥不間有所謂九也豈非亦榮言之謂
邪今之言五穀者大抵曰稻黍稷麥菽則麥豈別一種邪抑
總在梁之內與黍稷同邪此皆無闕大體不必瑣瑣者然辨
物者不嫌於詳而亦不重固今吾揚州於穀無所不有而職
方所辨唯曰宜稻他可知矣①廣志曰破藏稷逼麥稷也此
二者以四月熟據此則麥似爲梁屬然黍稷麥各一類而梁

雖總名亦有一種只名梁者要之不失其爲總名與然則所謂五穀者約言之則稻黍稷麥菽總言之則梁稻菽蔬果人各以意見名之不可固也

和文吳越行成

吳越春秋載句踐請成於吳身爲臣妻爲妾囚之石室心竊疑之若早則句踐已降吳矣何謂行成城下之盟春秋恥之其辱至此不曰無顏立於人世卽蠱種善謀伯嚭之奸能格子胥之算入榷之虎恐無復令嘯於山林之理然古今事勢不齊猶不敢自信也及讀薛公應旂四書人物考亦不載其事然後自笑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想請成之時原有是言而萬一樓集 卷五

十四

夫遂以爲實有是事訛傳不息耳

科舉文

科舉之文自宏正以來日盛至嘉靖年間辭理燦然隆慶中未改也至今萬曆日趨於敝天下士子厭薄宋儒堂奧莊列宗主佛老性理大全一書無窮妙理皆以發明六經有習之者試爲俗儒山林老僧一字不知得之者以爲奇貨及作爲時文全無體認但能與章句背者便爲奇士每開科禮部文移必有正文體一條無不剗切時敝而及至中式文卷猶然舛謬至今萬曆辛丑科極矣豈秉文衡者樂取紕繆齷齪中取鱣不得不然而後生小子以爲文章以時高下自當如此

萬一樓集卷五十六

請暨路問禮乎本其著及

續羊棗集九

葬

古之葬者祖父也今之葬者乎孫也古之葬者禮也義也法

也今之葬者術也利也幻也而在士大夫尤甚可歎哉

越中近日富貴家葬禮必請顯者二位一題主一祀土地皆

衣吉服鄙意竊不然之及考宋朱文公家禮亦不然祀土地

謂擇遠親或賓客者以其可以吉冠耳主喪者儼然有事而

萬一樓集

卷美

以一吉冠委重禮於他人可乎記曰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

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祭非與神交乎哀

痛迫切之時神必鑒之以不純凶之服而主祭不愈於托之

他人乎以此言之親祀可也在得冠服之體而已題主擇能

書者書之足矣何必顯者○禮部尚書羅康洲公

葬本府太守劉公諱庚以事在山請之祀土地曰非我事也

請之題主又不允識者以為得體記之

不教子

孟子之子無所考見以意度之必不肖之甚者於其答公孫

丑不教子之問知之也丑之問明識孟子之不教其子孟子

以勢不行答之不欲暴其子之不肖耳易子而教萬一師之
教不行爲父者坐視之乎王荆公曰當不義則戒之而已戒
之非教乎不教之於其先而戒之於其後勢必行乎門內之
治恩掩義若孟子之說則夫味含忍禮何以曰子放婦再也
慮其不祥而養之至於放出可謂祥乎愚意易子而教固所
必然其朝夕訓誨自不容已至於父不得而授之子則跣輪
之言已至不責之以不堪已爾孟子之見豈不及此必有不
可對人言者不得其意而徒使不肖之子藉口以上逆其父
可乎表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造墓

萬一樓集

卷美

二

時俗造墓者外爲圍墻墓前爲上下拜壇左右階梯皆以石
砌所費不貲夫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又曰墓而不墳孔子自
謂東西南北之人故封之崇四尺以識今之爲墓者卽不能
盡如古人要當識其所以然之意與其觀美於外不若盡誠
於內可省處省之卽品官自有朝廷品式不隱王君之賜
可矣況庶民哉○盡飾於墓不若盡制於廟時俗皆崇重於
墓而於藏主處毫不經意未知古人不墓祭之意故失其輕
重耳爲我子孫者察之

王荆公

楊升菴言朱文公不當取王荆公而試蘇文忠公兄弟今其

名臣言行錄錄具在甚嘗不見荆公之短與蘇公兄弟之長其載荆公於名臣錄者正以見其非名臣派化類編載王文成於理學者正以明其爲理學之害耳

笑其淵明圖詩
高帽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使
飛花過石頭此王葵軒公題淵明圖詩也公爲我暨第一流
人品合其子孫頗微訪其詩文不可得得此一首而已又五
言一絕河裏有箇椿鷺鸞飛來歇青天無片雲丟下一團雪
此外不可復得惜哉

改家語

萬一樓集 卷美

三

曾在南都集於靈谷一客曰家語一段當改作毛蟲三百有
六十而麟爲長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長鱗蟲二百有六
十而龍爲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長裸蟲三百有六十
而蠶爲長五蟲各三百有六十而人爲長一客笑曰子亦有
是意但蠶當作象耳愚曰王公可謂道學先生矣王陽明先
生誣朱子今已從祀孔廟詎孔子不得配享孔子耶而座大
笑其言亦覺有理

唐李瓘棄疾李瓘其說聖學

唐李瓘與楚棄疾之死父事頗相似臣子於君父忠孝不能
兩盡不得已而死發於惻隱之至情孰敢少之棄疾爲王御

士王欲討命尹對之而泣非與之謀憐之而已憐而欲居之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李瓘爲監察
御史知父之必負其君諫之不從而以告其君詢之曰卿以
何策自免曰臣父敗則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嗟夫誦二人之
辭能不酸鼻扼腕而繼之以泣哉顧當時二君所以處之者
未爲盡道而二臣亦似有可以無死者瓘雖言其父於君然
懷光之敗初不由其子之言禮謂事君不忠非孝爲監察御
史知有不軌而匿之可謂忠乎是瓘之告不爲賣父而下又
未嘗惡養其父棄疾雖曰吾與殺吾父特恨其不敢洩王命
耳爲御士而洩王命可乎聞王命而洩之父然則父一而已
萬一樓集 卷美

四

者爲至論乎而況當時事體不可知王謂國將討焉非惟不
當洩而亦必有不及洩者夫父不愛誅仇之可也父受誅而
仇其君是黨父爲惡未聞禹與蔡仲之仇其君也使二君於
用刑之時明詔二臣之無罪以溫言慰其至痛未必非天理
人情之正而死有重於太山卒使三烈士之經於溝瀆也誰
之咎哉

六禮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婚姻之六禮也朱文公家禮

并問名於納采而納吉時卽納徵已從簡便但禮聞納吉不
納不吉而告已者既問其名以不吉而告休固不失爲誠

信於人情亦少有不堪不卜筮於未納采之前而告凶於問名之後與不納采而問名俱有未順不若已之媒氏通市即問其名彼此卜吉然後許諾此皆媒氏事不必行禮許後即納徵聘請期親迎以次隨宜行之不必媒氏似爲穩妥禮可以義起則亦可以義已也

治生 魯齋謂學者治生最爲急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萬一樓集 卷美 五

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此真切平允議論若一槩以顏淵屢空子貢貨殖爲勸戒則終身窒得無以自存卽爲黔敖何取於學哉傳習錄謂其誤人者此 野客叢書謂讀陸李二傳深喜其得娛老之趣陸賈爲大小夫歸田橐中裝分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帶百金寶劍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之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李遷哲爲刺史歸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里問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閨人守護遷哲每鳴

循道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醜盡平生之樂二公臨老能自享
如此云愚謂二公所爲皆少年豪縱氣味何趣之有不知
韓蘄王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之區奚童縱
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似有儒者氣象爲奇
尚耳也
姚安李太守好奇
觀海樓曰禪緣乘入有下乘有中乘有上乘有上上乘參得
透一乘便了佛以法修無滅法無作法無非法無非非法解

萬一樓集

卷美

六

得脫萬法皆通一日學道出巡予燕之於樓謂予曰此非禪
寺胡揭此聯予曰此李太守漫筆愛其奇巧不欲去之耳後
李公求致仕人以予親臨守道不能屈之爲言且有傳予去
之之說爲去其官者又招致一書生文辭清雅儀容秀發而
無姓名籍貫予疑之行文府中查明而竟不回文予曰查處
本道事已畢倘有違碍事在該府人又有謂予不能爲太守
而賢者然予出濱時李公尚未致仕及致仕竟不歸鄉寄住
耿楚侗家以其爲道學宗主也不知何故遊至京師死於非
命大抵清奇可怪而不近人情終非儒者正道李福建晉江

有感

不能勤耕苦讀而望富貴於塚中之枯骨不思繼志蓋愆而
穢罪過於化外之畸流何如其智也講學者詆大儒而稽首
於彌陀住持者畏中官而甘心於鄉愿可以爲仁乎
論非造化有差衆夫之論也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時福善禍淫之不當者
宋文公云然薛文清公亦云然愚謂造化雖差出於無心所
以不害其爲造化人則未免有心有心卽私矣可不慎乎

鐵崖正統論

元人修宋遼金三史楊廉夫著論謂元當續宋統於世祖混

萬一樓集 卷美

七

一之日不當以金繼遼而以元繼金當時莫不避之以予觀
之廉夫之論固得而不知當時史臣之意尤深也 而主

天下此萬古乾坤之大變不當以正統子之元之史官元之

臣子也敢謂元非正統哉故不忍正言而繼金繼遼隱然見

夷狄自有統緒不可以乎夫華夏之本統云爾然則廉夫之

論非與曰是也廉夫之論直爲元也一時之論也臣之子事

也史官之論婉亦爲元也萬世之論也華夷之辨也或曰恐

元之史臣意味必及此曰卽本無此意而偶合焉其得爲正

論則均矣苦窮而聖富貴久就中之世世不願爲宋蓋意而

學術

我朝學術極正自孔孟之後於宋取周張二程而尤以朱文公爲的自陳獻章尊信陸學而王文成公濫觴其說世之學者遂持兩端學校諸君主朱子而遊談諸公主陸九淵然當嘉靖初年廟廊議論甚正學校不以之造士文場不以之取士也及王文成公從祀而子弟之所以爲學父師之所以立教主司之所以取士者咸以朱文公之說爲糟粕雖不朝堂之文移日下莫不以遵朱爲言而反以爲腐濫不惟詆訾朱子并孔孟亦公然譁之甚者尊崇佛老自以爲得志矣世無真儒寧有純臣哉

讀困知記

萬一樓集

卷美

八

困知記卽其立名與記中議論似爲王文成而發然自程秘子朱文公而下及我朝名公無不爲其指摘而畢竟則遵朱而闢陸所異於朱者惟人心道心及理氣之說亦學者所不可不辨也以愚之鄙見動時有人心亦有道心靜時多道心未嘗無人心若靜時全無人心則何必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也且記謂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之性固人心所由來也理非氣無所附麗氣非理無所主宰謂理氣不可分離則可若曰一物則何必曰形而下形而上亦何必曰理又曰氣耶太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曰太極曰三氣曰五行便有許多件數謂其自然妙合則可謂其不假於合則曰太極

何必曰三氣曰二氣何必曰五行何五行則質之具於地者
明有五者亦可指水爲火指木爲金耶記言人者天地之德
陰陽之交鬼神既會而五行之秀氣也曰交自會非合何
況必合則言乃成爲此皆易見不知整庵公何爲固執必
以爲不然也○陽明先生以知行爲一整庵先生以理氣爲
一皆有見於理一無見於分殊而整庵先生自謂只當言理
一分殊既曰分殊可謂一物耶

始造其理則曰博文曰惟精履其事則曰約禮曰惟一皆所
以修道也而以文章驗其所學之淺深考其文者正考其德
考其道也自後進取之心勝而一意爲文竟不知所學者何
事而名之曰舉業且成名則目之爲敲門磚而不復留心
再舉業之風盛而好尚者舍學校之教而自立門戶以道學
不知所謂道者能有出於學校所教之外否也而棄本領宗
孟亦詆忤之輒朝廷之功令且下視爲虛文吾不知所稅也

萬一樓集

卷美

九

虞翻曰長孺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

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之娶婦者多慕富貴之家觀此可以少省因思美色入之所好也而娶黃髮以美田宅貽後人之所欲也而獨曰貽之以安與虞翻所云皆人情所難者曰

季陳三先生論三年喪法

莫難於平好惡季彭山先生貫穿六經所著之書無不大有發明而讀其說理會編唯恐睡去尤可訝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經有明文漢人三十六日蓋葬後大紼十五日小紼十四日織七日非以日易月也而王元感之論已爲當時所闢陳壘山學術之正我所深服而亦爲所誤二先生我

萬一樓集

卷美

鍾山詩

紹之表表者也恐其說一出世俗之不知者至多唇舌著此

戰邑楊維正元進士也官至江西提學提舉阻兵隱於松江見太祖高皇帝於常塗太祖異其冠服對曰四方不定巾海晏河清服也太祖喜遂頒行之今各州縣里長老人所戴及大夫士所服細褶衣是也省文稱海清云太祖復問曰汝事張士誠否曰非其君不事欲授以官曰古七十而致仕臣年七十三矣何敢冒昧太祖曰問汝能詩曰學作耳請題御書鍾山二字詩進太祖大喜曰詩值千金姑賜五百因曰有薦汝者宋濂今在翰林院可往見之對曰惜

其人學不甚博明日以語濂曰臣學信不及維正詩曰鍾山
兀立楚江西謂江在江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
月明珠樹鳳凰棲雄吞古甸三秦小峻入層霄五嶽賦顯效
華封歌慶聖壽萬年王氣興 天齊一本作鍾山元立映關西

文獻保甲

宋王安石保甲之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長十
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次爲保丁
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過厚材勇過
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
盜其告捕所獲各有法語備史中王拱辰韓維各言其害安
萬一樓集 卷美 二

石執言其利遂不可已及司馬光言宇高太后始得罷及我
人朝王文成公祖其意立十家牌譜具文集中雖規制少異
而其繁瑣難行使宋王韓司馬諸臣見之必有別說而今則
徑以保甲名之上下同以爲善政而督責唯急猶幸上雖督
責而不官唯苟具文移不見大害耳爲政者亦何利於苟具
文爲已也

鄉約

鄉約之法亦始於王文成公語亦在其文集中讀其文非不
爛然可觀而其可行與否亦未可定所幸者亦賴下司具空
交塞止人之責而已然姦民之緣此以濟其欲者不少矣若

之穀或以斗計或以石計或以十餘石計至百石者有之使
近倉免年里長常管夏放秋收每石出息二斗方其放也持
擔而來者不知其爲何人及其收也坐倉而待者不能爲之
期約官司唯執數以取盈而已而今年糶銀若干明年糶銀
若干皆以充官用而無分毫及民也何益於民而爲之乎且
賑濟飢荒各縣原有預備等倉不修其法而另立一倉以滋
弊其害甚於加賦斯民何不幸至此也且預備唯一倉關防
百出而不免於弊今社倉有一縣十餘倉忽變而爲三四倉
者皆用官封而文移又有毋得混入官倉之文觀聽者不能
無惑人或言之而有司反以爲阻撓吾不知其所終也

萬一樓集

卷美

三

執拗

語治術之執拗者古莫如宋王荆公語學術之執拗者今莫
如王文成公王荆公學術無可驗而大要見於三經新義王
文成治術不可議而大要見於十家牌鄉約書院諳制使荆
公講學未必不爲文成文成當國未必不爲荆公蓋學術治
術本有不相須者也予未及讀三經新義其排聖經而執已
見則大約似王文成耳

一條編

一條編之法嘉靖年間起於御史龐惺庵公尚鵬蓋舊法十
甲里長第一年當役則第六年審均徭二年當役則七年均

徭編均徭則造爲虎首鼠尾冊在前者當重差以漸而輕落
後巡單丁女戶則多從免役年久俗做輕重多不得其辭如
庫子一名編工食三兩五錢當一年用三百金有餘不止其
他雖不盡然而中間亦不軒輕當審時鑽求請托公行衙門
人乘之爲奸無所不至龐公知其然爲改作一條編將里役
條編照丁田均作十年初時人亦以爲不便蓋舊法十年中
惟應役二年而條編則年年編役出銀單丁女戶俱不得免
正如司馬溫公論王安石免役之法然役有輕重則銀有多
寡而丁則一槩編銀一無贏縮中間役差俱雇募如有不便
渥者改用吏員由是小民不假鑽求吏胥無由作弊惟有司
萬一樓集

卷五

四

則苦其拘束然其實同於王荆公之免役荆公紛紜制作惟
此有補於治故溫公欲改其法蘇軾范純仁皆以爲不然而
荆公亦以爲此法終不可罷觀前事可以知今日矣但變化
之時地方之時宜不一有司之意見不同輕重多寡不能盡
中其則而日久弊生廢置各從所見姑舉其三三如革庫役
所以用庫吏今則庫吏雖在復有所謂卽直櫃添直櫃亦當
取之於條編而取之糧長斗給本條編在而亦移之糧長甚
至坐派於泌湖支分旁出不唯一事矣夫保甲條編諸法其
源流多出荆公無補於治者上下以爲急務而至其有補奉

欽依者惟恐其不壞在誠治體者加之意耳

夫親民之道莫先於教養養道非一端而賦役爲重教道非一端而造士爲重賦役之法莫善於一條編造士之法莫先於使之讀書條編不修則橫斂出保甲社倉贅耳士不讀書則聞見隘鄉約講學文耳背朱崇陸自以爲禪而不知其人於空虛一鄉之中善惡異趨而羣然望以古里選之事預備倉不修而以王安石之青苗冒朱文公之民社不知民社在朱文公則可非官司所當問也應捕人役與盜賊通同奸利而責遙隔不相知之隣里以友助不待誠者知其不能然則奈何季康子患盜孔子進之以不欲大學論無情者不得盡

萬一樓集

卷五

五

其辭必曰大畏民志然則今之治民者宜在於詞訟加之意矣夫德禮刑政有定論矣舍諸良法而曰詞訟將以申韓加於周孔耶夫古之君子凡聽五刑之訟必卽天倫至於悉聽明致忠愛猶恐不至也是故止一人而善者勸下一凡而惡者懲此不教之教也今人多其繁文若能教人以善而及至以事犯於有司則內作好惡外惑炎涼口辨強證一時不察則揚眉俯首者多非其分而欲民之知所懲勸得哉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誠能修一條編之法公詞訟之斷則紛紛末世之制作皆在可省而治道行矣

經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
月而禫舊解中月即月中也今解中月爲間一月所以二十
七月當是大祥時已除服惟禫祭至二十七月雜記謂期之
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學記中年考校亦
謂間一年則間一月而禫信矣若除服亦至禫則何以日期
何以曰二十五月耶練即小祥單言祥即大祥雜記所謂期
之喪蓋古父在爲母之服不然安得有禫俟吳臨川論則禫
後還有心喪

萬一樓集卷五十六

萬一樓集 卷五十六

六



經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
月而禫舊解中月即月中也今解中月爲間一月所以二十
七月當是大祥時已除服惟禫祭至二十七月雜記謂期之
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學記中年考校亦
謂間一年則間一月而禫信矣若除服亦至禫則何以日期
何以曰二十五月耶練即小祥單言祥即大祥雜記所謂期
之喪蓋古父在爲母之服不然安得有禫俟吳臨川論則禫
後還有心喪

